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覓燈因話 覓燈因話

小引

萬曆壬辰，自好子讀書遙青閣，案有《剪燈新話》一編，客過見之，不忍釋手，閱至夜分始罷。已抵足矣，客因為道耳聞目睹古今奇秘，累累數千言，非幽冥果報之事，則至道名理之談；怪而不欺，正而不腐；妍足以感，醜可以思；視他逸史述遇合之奇而無補於正，逞文字之藻而不免於誣，抑亦遠矣。自好子深有感於其衷，呼童舉火，與客擇而錄之，凡二卷。客曰：「是編可續《新話》矣。」命之曰《覓燈因話》。蓋燈已滅而復舉，閱《新話》而因及，皆一時之高興，志其實也，而何嫌乎不文。觀者幸無以不文病之。

自好子景詹邵氏識

桂遯夢感錄

大德中，有施君名濟，吳之長洲人。君家故饒於財，犖犖負氣節。年四□而未有子，性獨嗜佳山水，暇輒往虎丘、天池、天平諸山游憩焉。夏之日，獨掉小舟，登劍池，度真娘墓，遂避暑讀書台。新蟬鳴柳，南薰度松。顧瞻之頃，忽聞有愁歎聲，徐一再聽，而其人若不勝情者。君使覘之，則少同學桂生遷也。邀而問之，初難於言，既曲慰之曰：「足下父母無恙乎？」曰：「先二人謝世久矣。」曰：「然則壺內弗寧乎？」乃始輸其誠曰：「僕有田數畝，足供饘粥，不幸惑於人言，調販與耕，利且相百，遂折券與李平章家，得金二□錠，貿易京師。天平不餘貸，而重之禍也！舟碎洪流，橐懸磬矣，所存者僅藐焉一身。今日竄歸，又為主者所覺，主者勢欲薰天，念薄田不足以償，一妻二子，將不復留，是以悲耳！」言訖而涕潸焉下。君為動容曰：「足下無慮，吾且為爾圖償之。」桂初以為戲。君曰：「吾與足下，交雖不深，然愛妻子之心一也。吾每恨無子，忍見有子棄之乎？且吾家素裕，固不急急於此不急之財；救足下於塗炭，推愛子之念，全足下之妻孥，是所甘心，何敢為戲。」桂乃反悲為喜，長跪且拜曰：「君如是，是僕之天也！異日尺寸有立，圖所報稱；若終於困窮，則公家豈無犬馬乎？」遂別去。翌日，桂果來謁，君輒如額與償之，不復責券。桂大感謝。無何，君偶以事過桂之居，念而造焉。其子迎門歡甚。桂趨出，禮恭而色沮喪，已而聞內飲泣，君更詰之，對曰：「向承厚德，等於天親，再生之餘，何敢容隱！僕豚兒荆婦，幸賴保全，然薄田敝廬，皆為李氏所有，今旦夕被其驅逐，而出無所之，坐無所食，溝中之瘠，僕將不免。僕命已矣，君恩奈何！」君又憮然曰：「夫拯人之急，而不足全人之生，則亦徒耳！足下無慮，余前村有田□畝，桑棗數□株，盡往居焉。樹藝而給，無憂乏也。」桂謝且報，良久，願奉幼子為質，以效犬馬之勞。君固卻之。再翌日，偕桂生至田處，以田及桑棗給之，中一株最高，俗傳有神棲焉，桂因結於下。

居一年，覺其地甚寒，與他所異，桂疑之。一日，荷鋤歸，見純白鼠入室，逐之不見。謀於妻曰：「下豈有物乎？」卜之得古，遂與妻夜發之，果得白金一藏。生喜而遽呼曰：「是可以報施君矣。」妻搖手，急止之曰：「無以呼為也！此施氏地，安知非施氏所瘞？即不然，彼借口於己之地，固以為份內物也，雖盡與之，必不見德，如或不諒，將更疑子之匿其餘，是欲報德而且生怨矣。且子終生，止欲作□畝田主人耶？盍於他鄉潛置產業，徐以己力為報，顧不美乎？暮夜無知，天啟其便，天與不取，反受其殃矣。」桂生聞妻之言，良心頓味，而巧計潛滋，自是遂置施君於度外焉。乃僭舊識，置膏田脂產於會稽。歲往徵租，則託以朱門之干謁；既還故郡，則詐為藍縷之形容。

如是者□年，而施君殂矣。其子甫三歲。桂謂其妻曰：「此我揚眉吐氣時也！」乃以隻雞斗酒往奠施君曰：「先生之恩，所不能報，亦豈敢忘。今先生往矣，顧余何人，久佔先生之田廬，豈無面目，覩顏殊甚！寧轉而之他，受凍餓以死耳。」施母留之再三，不可，灑泣而去，挈家居於會稽。

桂素饒幹局，居積致富。施氏素豪宕，家不甚實，加以子幼妻弱，不□餘年，而貲產蕭然，饕餮或不相繼。於是母與子謀曰：「爾父存日，施德於桂生，桂生似長者，今聞其富於會稽，盍與爾歸焉，上者可冀厚償，而次亦不失故值，諒不虛此行也。」乃買舟自吳抵越，母止旅店，其子先往。比至桂生家，則門庭奕然，非復曩時田舍翁氣象矣。施子驟喜，以為得所依也。遂投刺，闖者數輩，引入東廂，楹棹嚴整，扁題曰知稼，蓋楊鐵崖筆也。候久不出，俄履聲自內聞，乃逡巡卻立，再整衣冠。而桂生未遽見也，憩中庭，處分童僕，呼諾，語刺刺不可了。又久之，始出，心知為施氏子也，故為不識。施子備道其顛末，且云：「老母在旅次。」桂乃延之西齋，留一飯，吐詞簡重，矜色尊嚴。徐問曰：「子今年幾何？」對曰：「昔先生垂帛時，不肖方三齡，今別先生□五年矣。」桂頷之，別無他語。飯已，更不問其母及家事。施子計窮，因微露其意。桂即變色曰：「吾知爾之來也。顧吾力亦能辦此，爾毋多言，令他人聞之，為吾辱。」施唯唯而退。

初，施母以桂必迎己也，倚閭而望。及聞狀，不覺大慟曰：「桂生，而忘棲□畝時耶？」其子遽勸之曰：「姑待之，彼何物，魘癡而惛眊若是。蓋彼勢壓村中，習為驕慢，見我貧窶，不欲禮為上賓，而又諱言前負，故落落如是耳。犬馬之盟，言猶在耳，而矧今已赫赫乎？豈有負人桂叔子？」母意稍釋。過數日，施子以晨往候，日停午，而竟弗達。施不勝慚忿，攘袂直趨，大言曰：「我施生寧求人者？為人求我，而特取宿值耳，胡為其窘辱我？」頃之，其長男自外人。施整衣向前揖曰：「某姑蘇施生也。」言未竟，長男曰：「然則故人矣！門下不識耳！昨家君備道足下來意，正在措置，而足下遽發大怒，豈數□年之久，而不能待數日耶？然此亦不難，明且可無負矣。」言訖竟去。施子方悔己之失言，又怨彼之無禮，涕泣而歸。其母復勸之曰：「吾與爾數百里投人，分宜謙下，若得原值二□錠，意望亦完，不必過為悲憤也。」明且戒行，母復囑之曰：「慎毋英銳，坐失事機，以勞我心。」於是施子鞠躬屏氣，再候於桂之門下。久之，曰：「宿酒未醒也。」乃求見其長男，且曰：「得見長公，足矣，無煩主翁也。」又久之，則曰：「已往東莊催租矣。」問其次男，則曰：「已於西堂陪館賓矣。」施子怒氣填胸，羞顏滿面，然無可奈何。頃之，桂生乘驕而出，則就謁於馬首，甚恭。桂謾不為禮，曰：「爾施生耶？」顧一僕，以金二錠償之。施子視償，僅什一也，大駭，方欲一言白，而桂飄然已去，且使人來數曰：「爾昨何淺暴如是？本欲從容、從厚，今不能矣。然猶念爾年幼遠來，故纖毫不缺，可速歸。」施子大失望，而不敢見於辭色。求賂闖者，通問於其妻。妻又令人數曰：「曩先公以為德，而子今以為負也。幸吾主翁長者，償之如數，夫復何言？無已，可歸取券來，雖百錠不負也。」施無以對，歸以語母。母鬱抑不堪，遂抱疾還家，竟不起。而日所取償於桂生者，曾不足為道途喪葬之費。吁！亦悲矣夫！已而，桂生家益裕，產益夥。

當元年，賦役繁增，桂甚苦之，每鬱鬱曰：「某非國家之民，乃一老奴僕耳！」里有劉生者，善滑稽，奔走要津有年矣。偵知桂意，說之曰：「方今賦稅不均，貴者千百頃而無科，賤者倍蓰輪而無算，以公之資，寧不能少入作顯客，而碌碌甘稅戶耶？」桂長歎不答。劉笑曰：「公豈以廢舉子業久乎？公不見吳之張萬戶、李都赤，不識一丁，而食祿千石。是何人也？此皆僕為之斡旋。僕自恨無力耳，使有如公□分之一，今不知衣紫乎、衣朱乎。」桂聞其言，心動耳熱，因撫臂問曰：「費當幾何？」曰：「二千足矣，多則近三千耳。」桂甚喜，且曰：「卜吉即與君行。」劉辭曰：「恐有為公惜者，必以僕言為誕。然以僕計，公賦歲不下千餘，今所費僅三年賦役之耗耳，夫捐耗貲而躋崇秩，不癒於歲作輸戶而猶輒折腰墨綬耶？今為計，吾見來年之春，吏不敢畫入公之堂矣。語曰：『成大功者不謀於眾，圖大事者不惜小費。』必欲僕行，惟公裁之。」桂益惑。明日遂行。劉又辭以未有室家，桂乃以貲安其孥，挈金三千，與俱至都下，罄以金付之，不問出入。未逾月，金盡，則謬來賀曰：「旦夕貴矣！第非五千不可。」桂稍有難色，輒去不顧曰：「徒費前物，毋咎我也！」桂不得已，稱貸得金二千，而留其半，以半與之。又月餘，或告桂生曰：「劉某已

除親軍指揮使矣。」桂未信。少頃，從者奔入曰：「適見劉生，驛貴甚，呵擁塞道途。」桂且信且疑，倚門望焉。忽有四卒前曰：「大人致請。」桂曰：「大人何為者？」曰：「新親軍劉公也。」桂愕然，始信劉之實已矣，大怒欲入，而卒掖之。及至，桂猶意其以鄉曲見，而劉端坐如故，久始言曰：「曩賞便宜假我，決不爾負。但吾新蒞署，需錢甚急，爾前所留，幸並貸我，不數月，當悉償也。」即令卒押取之。卒去，而索貸者填門矣，乃令從者歸取償之。

桂羞還故鄉，止居京邸，以厚價得利匕首，將俟劉入朝，刺殺之。然急於報仇，夜不能少寐，月光黯淡，而誤以為東方明矣；急奔出，則路杳無行人，禁漏方三催耳。乃倚身闌闌，少息焉。須臾，夢匍匐入高堂，一老翁據案坐，乃施君也。桂見之，大赧，不得已，搖尾前曰：「曩令嗣來，非敢忘德，恐其不克負荷，欲得當以報之耳。」君大叱曰：「是欲死耶！胡自吠其主也？」桂見訴不聽，見其子自內出，乃銜衣笑曰：「向辱惠顧，不能輒厚遺，幸無罪！」其子以足蹴之曰：「是欲速死耶！胡自齧其主也？」桂不敢仰視，行至廚，見施母方分羹，乃蹲足叩首，乞哀曰：「向令嗣不能少待，以致薄母，罪不敢辭。今我餒甚，能以餘羹食我乎？」母命大杖撲之。逃至後庭，則其妻與二子、少女咸在焉，諦視之，皆成犬形，反自顧，亦無少異。乃大駭曰：「我輩何至此哉？」妻怒曰：「爾貴他人而辱妻子，獨不思負施君乎？施在堂，乞憐萬狀，而不見聽，比爾曩時侮慢其子，能相當否？」桂嘗曰：「桑下得金，爾以為暮夜無知，致我如此，顧咎我耶？」妻復詈曰：「其子來時，誰為爾言而弗報也？」二子前解之曰：「此往事，言之何益，徒增傷痛耳！但自今以後，再世為人，其勉為無獸行哉！」相與歎飲久之。桂餒甚，索食之急，顧有小兒遺園池上，桂心知其穢惡，而見妻子攢聚欲食，亦不覺垂涎焉，見所遺墮落池中，深惜之。已而廚人奉主翁之命，烹其長男，驚懼而蘇，汗液浹背，乃一夢也。則曙色漸開而朝罷矣。桂幡然曰：「噫！有是戰！天道好還，絲粟不爽，人之不可輒負，彰彰矣！夫負人之與負於人，一也。今日之夢，是天以象告，非其實也，猶可得而悔悟。安知劉生不實受於此乎？則於劉何尤！」乃棄匕首河中而返。

急至吳，訪施君之子，時年二□七矣。更厚葬其父母，載之至越，以女妻焉。居無何，劉果以賊敗，抄錄拷訊，備嘗窘辱。桂適以事赴京，偕子婿謁刑曹，會見劉，頸荷鐵徽，手交木葉，顏色枯槁，步履艱難；妻子自後來，與之訣別，或怨或啼，而旁觀者益怒。忽見桂生，悲慚伏地曰：「向負大人，故有今日。」其冀食乞哀之情，怨悔顛連之狀，宛若曩時夢中故態。桂不覺心動，以錢數□貫贈焉。劉認而受之曰：「今生已矣，俟來世為犬馬以報德也。」桂因大感歎，與子婿歸，三分其財產，遂為會稽名家。江左之人，迄今猶有能道其詳者。

姚公子傳

浙東有姚公子，不必指其里氏。父拜尚書，妻亦宦族，家累巨萬，周匝百里內，田圃、池塘、山林、川藪，皆姚氏世業也。公子自倚富強，不事生產，酷好射獵，交遊匪人。客有談詩書、習科舉者，見之則面頰頭重，手足無措；有計盈縮、圖居積者，則笑以為樸樸小人，不足指數。惟矯猛猿捷之輩，滑稽桀黠之雄，則日與之逐犬放鷹，伐狐擊兔。市井無賴少年，因而呼引羅致之門下者數□百人。此數□百人之家，皆待公子以舉火，公子不吝也。或糜千金，使易駿馬；或傾百斛，使買良弓；或與之數道並馳，克時期會，而後至者罰；或與之分隊角勝，計獲獻功，而多禽者賞；或秉燭夜圍而無厭，或決旬長往而忘歸。至若蹂躪稼穡，毀傷柴木，則必估值而倍酬之。曰：「人生行樂耳，吝嗇何為？」間有舉先尚書聚斂培克之術以諫者，公子未發口，群少年共嗾之曰：「彼田舍翁，氣量淺陋，何足為公子道耶？」公子頷之。

一日，出獵稍遠，糧運不繼，雖囊有餘錢，而野無邸店。正飢窘中，忽有數人迎拜道左，曰：「某等小人，難遇公子至此，謹備瓜果酒餚，以獻從者。」公子與群少年拍手大笑，以為神助，乃下馬直抵其室，恣意饕餮。少年曰：「此輩不可不報。」公子乃酬以三倍。其人大獲所願，乃拜伏送於馬首。公子復喜曰：「此輩非但解事，兼有禮數。」急命後騎傾囊勞之。由是此風既倡，人皆效尤，公子東馳則西人已為之飭饌，南狩則北人已為之戒廚。士有餘糧，獸有餘食，雖旬日之久，而不煩餽運。一呼百諾，顧盼生輝，此送彼迎，尊榮莫並。公子大喜，雖竭力報答，猶自歉然。諸少年各欲染指其中，齊聲力贊，以為此輩乃小人，今不勞督率，而供糧大備，奉承公子，過於君王矣。不有重賞，其何以慰？公子是之。然而公子數年之間，囊空橐罄，止有世業存焉。諸少年相與進言曰：「公子田連阡陌，地占半州，足跡所不能到者，不知其幾。然大率皆有勢之時，小民投獻，官府賂遺，非用價乎買者也。即有以價得之，亦不過債負盤折，因其戶絕人窮，收其磽田瘠地，所值又能幾何？故今荒蕪者多，墾辟者少，錢糧督促，租課蕭條，以公子視之，直土泥耳。如以荒蕪之土泥，為償賚之貨費，小民得之，寸土如金，是以泥沙同金用也，奚不可者？」公子大以為得策，於是所至輒立賣券為賞。諸人故難之，群少年以好言慰勉，公子蹙蹙，惟恐其人不受也。凡肥饒之產，奸民欲得之，則必先賂少年。少年故令公子受其酒食，或飾歌妓為妻女，故調公子。公子或識之，亦不問也。將去，則群少年一人運筆，一人屈指，一人查籍，寫券已成，令公子押字，多寡美惡之間，公子不得主張焉。既而，公子曰：「吾倦矣！豈能執筆簽判，習書生之勞哉！」群少年乃鏤版刷印，備載由語及圖籍年月，後附七言八句詩一首，則公子所作也。詩曰：

千年田土八百翁，何須苦若較雌雄？

古今富貴知誰在，唐宋山河總是空。

去時卻似來時易，無他還與有他同。

若人笑我亡先業，我笑他人夢中。

每日晨出，先印數□本，臨時則填注數目而已。然而遊獵無度，賞賜無算，加以少年之侵漁，及日用之奢侈，不逾數年，產業蕩盡，先人之丘壠不守，妻子之居室無存。向日少年，皆華衣鮮食，肥馬高車，出遇公子，漸不相識。諸嘗匍匐迎謁道傍者，氣概反加其上，見公子飢寒，掉臂不顧，且相與目哂之。公子計無所出，思鬻其妻，而憚於妻之翁，不敢啟口。乃翁固達者，深識其情，先令人許之，已而陰迎其女，養之別室，詐令人為豪族，以厚財為聘，與之約曰：「爾妻價不及此，聞其賢能，故不惜厚聘。然一入豪門，終身不得相見。」公子大喜過望，亦甘心焉。妻去未數月，而聘金又盡，左顧右盼，孑然無依，將自賣其身，而苦無主者。妻翁又以厚價詐令莊客收之，亦與之約曰：「爾本貴人，故重其值，但輸券之後，當唯命是從，不得違忤。」公子自念：己富盛時，家徒數百，皆遊蕩飽暖而已，殊無所苦。乃允諾，隨之而去。至則主人且令之彩薪，暮督之春穀，勞筋苦力，時刻不堪。數日，遂逃去，與乞兒為伍。自作長歌，丐食於市。歌曰：

人道流光疾似梭，我說光陰兩樣過。

昔日繁華人慕我，一年一度易蹉跎！

可憐今日我無錢，一時一刻如長年！

我也曾經裘肥馬載高軒，指麾萬眾驅山泉。

一聲圍合鱷魅驚，百姓邀迎如神明。

今日啊！黃金散盡誰復矜？朋友離盟獵狗烹！

晝無饘粥夜無眠，學得街頭唱哩蓮。

一生兩截誰能堪？不怨爹娘不怨天！

蚤知到此遭坎坷，悔教當年結妖魔！

而今無計可奈何，慙慙勸人休似我。

妻翁知其在中也，故令乞兒百般侮之，稍不順意，嚇之曰：「吾將訴爾主人。」則抱頭鼠竄而逸，不敢回顧。以是東西流

轉，莫能容身，凍餒憂愁，備嘗艱苦。翁乃令其女築環堵之室於大門之傍，器具衾裯，稍稍略備。故又令人說公子曰：「爾本大家，乃為乞兒所侮，爾非畏乞兒，畏主人也。爾主朝夕尋訪，幸不相遇，遇則幽禁牢獄中，死無日矣。爾之故妻，今為豪家主母，門庭赫奕，不異曩時。吾盍與爾言，求為門役，但有啟閉之勞，無樵舂之苦；終享安佚之樂，無飢寒之慮，豈不癒於旦夕死溝壑乎？」公子涕泣乞憐，拜伏泥塗中曰：「如此，則再生父母也。」於是引至妻之別室。公子見一舍清淨，器服整潔，喜不自勝，如入仙境。乃戒之曰：「爾主母家富，故待僕役皆修整，然勢尊望重，羞睹爾顏。爾誓不可竊入中堂，且不宜暫出門外，倘為爾主人所獲，受禍不淺矣！」於是公子謹守戒言，雖飽食暖衣，不無弋獵之想；而內憂外懼，甚嚴出入之防。竟不知妻之未嫁，終其身不敢一面，老死於斗室云。

孫恭人傳

孫恭人者，和州義里民家女。生而奇穎，有僧摩頂相之曰：「兒後大貴，惜頂骨少偏，當遭厄而後起。」至正初，紅巾大亂，天下繹騷，孫父母相繼淪亡，無所依怙。年□三，流轉濠州，託於郜氏。郜氏有女，頗親愛之。居五年，郜女歸於東丘郡侯花雲，以孫為娣。時雲從我太祖南定金陵，東征江、浙，勤勞王事，靡有室家；而郜與孫形影相依，親愛愈篤。

至正二□年，雲以行樞密院判守太平府，挈家以行。時太平新附，糧餉未充，而地當東南要路，雲與知府事許瑗晝夜籌畫，未暇息肩；而暴雨水漲，偽漢王陳友諒率舟師來寇。雲結陣迎戰，三日不休，水勢益增，城外舟尾，幾與堞齊，士卒攀緣而上。城中乏食，士馬俱憊，城遂陷。許瑗死。雲歎曰：「城亡與亡耳！」賊縛雲急。雲怒罵曰：「狂賊犯吾，吾主必滅爾，斬爾為膾也。」遂奮躍大呼，繩縛盡絕，奪賊刃，斬五六人。復大罵曰：「爾主，非吾敵也，曷不速降。」賊怒，摔雲，縛於舟檣，叢射殺之。雲罵不絕口。妻郜氏，生子方三歲。當雲迎戰時，勢甚危，郜氏抱兒泣謂孫氏曰：「城且破，夫必不生，吾何忍獨不死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。」已而聞雲就縛，乃赴水死。孫奔救之，已無及矣。家有蒼頭、婢、僕□餘，一時星散，無有存者。孫獨收郜屍，瘞之。抱三歲兒而逃，為漢軍所獲。孫自度年少動人，一死非難，其奈兒何，乃斷髮髻，自毀其容，雜處乞兒中，以故得免。隨軍至九江。軍中惡小兒啼，將索收之。孫乃夜半出走，至江路窮，鞠兒於漁舟。漁翁無子，是夜，夢一小蛇，困於沙際，雷雨大作，蛇化為蛟。翁驚醒，方與妻言未畢，而孫氏抱兒至矣。翁喜，遂留視如己子。未幾，漢敗，翁將謀奪其兒。孫氏覺之，故斂衣囊簪珥，囑翁為守，抱兒浴於河津。翁以其留囊橐，不疑也。而孫竟竊兒去。夜宿陶穴中。天曙渡江，遇漢潰卒奪舟，舟中之人，或死或溺，次將及孫，孫抱兒大號，躍入水曰：「吾寧與兒俱死矣！」波中偶有斷木，附之，其行如飛，若有神運者。頃之，入蘆渚中。渚有蓮實，孫氏取以啖兒。凡七日，無一人語聲，四圍水繞，無由得渡。孫氏日夜號泣，祝天曰：「死難之臣，惟此一息，皇天忍絕之乎？」忽夜半有人掉舟來，急呼之，逢老父，號雷老，孫氏泣語之故，老父憐而載之，得達太祖行在。太祖置兒於膝，視之，泣曰：「吾嘗謂爾父黑面驍勇，不意其赤心忠義如此！城陷之日，盡傳一門死節，吾深痛之，以為安得彼有子遺，盡力圖報，而孰知天卒存其孤也。兒子將種，酷肖其形，此天生爾，以續爾父功也。孫氏貞賢，必重報之。然老父亦宜受魏無知之賞。」急召雷老。雷老卻走，使者迫之不及，已忽不見。太祖大驚異。乃設壇祭雲，贈為東丘郡侯。敕太平立忠臣祠，與許瑗歲時享祀。以三歲兒襲父爵。贈郜氏東丘侯夫人。封孫氏為恭人，食二品俸，即子其兒，享年八□餘，富貴沒世。驗之幼時僧相，若目睹其終始行，亦神哉矣。

貞烈墓記

天台縣郭老，五□無子，禱於神，夢白雉集於庭，遂生女，因名雉真。聰慧有色，略通書數。年□七，嫁同里旗卒，姿色甚麗，見之者莫不嘖嘖稱賞。年二□三，因夫臥病，至里社河中祈禱。本衛千夫長李奇見之，心慕焉。時至正四年八月也。去縣八□里，地名楊村，向設亭障，分兵戍守，李遂遣卒行。郭氏獨居，李乃日至卒家，百計調之，郭氏毅然莫犯。經半載，夫歸，具以情白。為屬所轄，罔敢誰何。

一日，李復來，卒故匿牀下，聽其語涉戲，大怒，持刃出，而李脫走。李訴於縣，捕係窮竟，案議持刃殺本部官，罪該死，桎於囹圄中。從而邑之惡少年與吏胥、皂隸輩，無有不起覬覦之心者。而李尤其日夜夤緣，欲速殺其夫，使郭氏無所歸。故囑其左右鄰，不與餽食。左右鄰皆伍中人，無不畏李本官者。郭氏時生男六歲，女四歲。郭老死矣。斃斃一身，乃躬餽於卒，哀號載道。歸則閉戶績紡，人不敢一至其家。久之，府檄調黃岩州一獄卒葉姓者至，復有意於郭氏，欲以情感之，乃顧視其卒，周其飲食，寬其桎梏，情若手足，卒感激入骨。

一日，卒所臥竹牀，膚色皆青，節節生葉，若素種植者。卒與同禁者皆驚喜，吏亦來賀，以為肆赦可待。葉獨心惡之也。忽獄中傳有五府官出。五府之官，所以斬決罪囚者。葉心喜，遂入以報曰：「禎祥之兆，未必非禍崇也。」且煦煦顧憐其子女，切齒罵李，以為不仁，與卒抱持而泣。已乃謂曰：「我與爾愛如手足，爾萬一不保，爾妻必入仇人之手，子女為奴僕；顧我尚未娶，寧肯俾我為室乎？若然，我之視汝子女，猶我子女也。而且無快仇人之心。」卒深諾其言。葉乃令郭氏私見卒。卒謂曰：「我死有日，此葉押獄性柔善，未有妻，汝可嫁之，無甘心事仇讎也。」郭氏泣曰：「爾之死，以我故，我又能二適以求生乎？」既歸，持二幼，涕泣而言曰：「汝父以娘故，行且死！汝父死，娘必不生，兒輩無所依怙，終必死於飢寒，不若娘死於汝父之前，事或可解。賣汝與人，或可度日。蓋勢不容已，將復奈何！汝在他人家，非若父母膝下，母仍舊嬌癡為也！天苟有知，使汝成立，歲時能以卮酒奠父母，則是為有後矣。」遂攜二兒出，至縣前，遇人具道其故。行路之人，為之掩泣。有憐之者，納其子女，贈錢三□緡，郭氏以三之一具酒饌，攜至獄，與卒相持，哽咽不能語。既而以二之一與之曰：「君擾押獄厚矣，可用此答之。又餘錢若干，可收取自給。我去一富家執作，為口食計，恐旬日不能餽食故也。」泣別而出，走至仙人渡溪水中，危坐而死。渡頭人煙湊集，一時喧哄。又此處水極險惡，竟不為衝激倒仆，人以為奇，走報縣官。官往檢視得實，令人舁之起，水勢衝湧不得近，以木為橋，木皆中折，而死者危坐如故。眾益以為神，傾動城邑。縣官乃焚香再拜，令婦人共舉之，則水不為患。於懷中得一紙，具述李本官之逼與夫之冤，雖不成章，達意而已。官為殮具，即葬於死所之側山下。又為申達總管府，將李抵罪而釋卒。官贖還其子女，人亦義之，不受原值，更與之錢。卒亦終身不娶。郭氏死之日，至正五年九月九日也。

次年丙戌，宣撫使巡行列郡，廉得其事，聞之於朝，乃旌其墓曰：「貞烈郭氏之墓。」而復其夫家云。

翠娥語錄

翠娥，姓李氏，淮揚名娼也。幼有貞性，長通詩書，論議蠶起，不傷於正。自以身隸樂籍，怨恨殊不聊生，有欲一見之，強而後可。至元二年，雲間陸公宅之為揚州總管。一日，以官召之，不得已至。命之歌，對曰：「幼時未習。」公怫然曰：「然則汝習學何事？」曰：「學讀《史》、《漢》等書。」公不以為然，難之曰：「汝能識字，必能賦詩。」因指庭前梅樹為題。翠娥口占曰：

粲粲梅花樹，盈盈似玉人。甘心對冰雪，不愛豔陽春。

公奇之，乃賜之坐，問曰：「爾既讀《史》、《漢》，累朝典故，誰氏最熟？」對曰：「最喜看兩晉人物。」公戲之曰：「然則汝獨不知江左風流乎？」對曰：「自來人議魏、晉浮靡，人物放曠，自妾觀之，殊覺賢懿。試看陳令史居父憂，使婢丸藥於喪

次，遂大見貶議，沉落累年。阮光祿食肉飲酒於衰經中，何曾大言排斥。此可想見當時士風，凡居喪而飲酒近內者，為希世駭俗之事矣。不然，以曾之豪侈，豈暇計小節哉？至於今學士大夫，非但近內，有育嬰孩者；非徒飲酒，有耽聲樂者。舉世無放曠之議，行已無罪戾之嫌，方之魏、晉，其賢豈啻千里哉！」公聞其語，益起敬焉，以為樂妓中不意有識如此。因謂之曰：「爾讀書明理，何不擇士人嫁之？終始一節，彼必汝重。乃欲身溝瀆而志江湖，伍燕雀而希鴻鵠。共誰信之？」翠娥乃蹙蹙而對曰：「夫閨壺之中，非狎昵之所。上承祖父，下導子孫，立身成家，綱紀法則，皆由此出。世人鄙俚，乃視妻妾為狎客，閨幃為樂地，談道義於朋友，而恣非僻於妻孥。正容止於昭明，而喪廉恥於幽曲。子孫不肖，婢僕為奸，未必非躬自導之也。故先王有房中之樂，以養性情，以節嗜慾，今忽之久矣。配女良家，猶未免於淫褻；取媚為媳，誰肯與之尊嚴？與其嫁而導淫於人，寧自守而獨居以死耳！」公又曰：「然則汝將終於此乎？」對曰：「此未可驟議也，異日煩相公處分耳。」公大加敬重，遣使護送而歸。居無何，翠娥束髮簪冠，披道士服，持疏赴公而拜懇曰：「妾受命孤菴，不嫻歌舞，羞花月之易染，慕雲水之常清。顧豪里少年，勢似疾風之搖落；賤門弱質，心憂多露以沾濡，若生無山嶽之依，寧死作溝渠之瘠。誓無二志，負厥初盟，幸賜一言，彈彼浮議。」公深嘉其志，援筆作檄文一道授之。翠娥遂終身於洞真觀。而公每衣食之餘，數嗟歎，為人敘其始末。其文雖近於戲，頗膾炙人口，略述其概，以資一笑焉：

淮揚第一部，教坊占排場，曾使萬人喝采，《道德》五千言，公案投機竅，遂能一念皈依。交媾功成，陰陽炭燒空欲海；修行行滿，雌雄劍劈破愁城。七星冠剛替下鳳頭簪，雙情結生紉做鹿皮袋。空非空，色非色，色即是空。道可道，名可名，強名曰道。往常時紅裙、翠袖、生綃帕，猛可里草履、麻衣、扁皂簪。銷金帳冷落風情，養丹爐消磨火性。半世連枝並蒂，算從前歷盡虛花；一朝割草除根，到此際方成結果。尋幾個煙霞外逍遙伴侶，抵多少塵埃中浮浪男兒。存一點至誠心，百事可做；少幾處風流債，一筆都勾。試問他濁酒狂歌，爭如我清茶淡話？一跳身才離了百戰棚中圈子，雙擺手便作個三清門下閒人。赤緊地無是無非，到後來自由自在。玉樓花下千鍾酒，幾番歌《白紵》遏行雲；紙帳梅邊一炷香，從此誦《黃庭》消永日。桃花扇深藏明月影，柳子瓢長醉白雲鄉。打開老病生死關，識盡悲歡離合幻。燒夜香非尋佳偶，披鶴氅星月下禮拜茅君；登春台不望遠人，駕鸞車雲霄上祇尋蕭史。疇昔微通一笑，白面郎爭與纏頭；如今頓悟三生，青眼客便當抬手。既不作人夢朝雲暮雨，也須撇些閒秋月春風。若教了蒲團上工夫，識透本來面目；便可到壺中境界，修成方外神仙。倘有惡少年設局團場，豈無善男子降魔伏怪？君不見揚州路上行軍總管，卻不是洞真觀裡護法伽藍。

唐義士傳

唐君名珏，字玉潛，會稽山陰人。家貧，少營滄瀟，以養其母。既長，聚徒受經，行已方潔。所居村塢，皆推重之。歲戊寅，至元四年春，將覓館於杭，從山陰道上騎馬而行。佳景滿前，思欲沽飲，而酒肆中有一僧招之。僧名福聞，號西山，乃魏憲靖王墳寺守僧也。與君舊識，因而共酌。君問僧何之？僧曰：「邇楊總統勢燄薰赫，貪求無已。某今將本寺獻為香火院，然非泰寧寺僧名宗愷者為我先聲，則無由達，故往尋之耳。」楊總統者，北僧楊理真伽，總江南浮屠事，怙恩橫肆，不可具狀，尤好發人塚墓而取其財，宗愷等為之牙爪，蓋有年矣。僧因出囊中一紙示君曰：「此即寺圖也。」君見寺側有魏王塚，乃曰：「寺不足惜，第恐墳不免耳！爾為墳守，他日倘不保其屍骨，責將誰歸耶？」極口諫之，而僧不從。君不勝浩歎，以為魏塚猶不足惜，而漸不可長，蓋已逆知有發陵之禍矣。途中有詩曰：

徒把金戈挽落暉，南冠無奈北風吹。
子房本為韓仇出，諸葛寧忘漢祚移！
雲暗鼎湖龍去遠，月明華表鶴歸遲。
何須更上新亭飲，大不如前灑淚時。

渡江，即變姓名為林德陽，蓋將為稀世之事，而恐累及宗人，故先晦跡以待之。是年二月二日，楊髡宗愷等詐稱土豪侵地為名，帥徒役頓蕭山，發掘故宋帝后諸陵寢，至斷殘肢體，攫珠襦玉柙，棄骨齒草莽間。君時年三十二，聞之，痛憤幾不欲生。盡貨家具，得白金百星許；執券行貸，又得如許，熔作兩許小牌百餘，密繫腰間；仍扮為丐者，背負竹籬，手持竹夾，習為杭音，使人不識。乃自杭抵越，途遇暴骨，不論牛馬，即以夾拾籬中，竟投陵上。徧歷諸處，晝則乞食，夜則往收其骨。或假寐樹下，人以為丐者，不疑也。有細察之者，窮促，則以銀牌賂之。如是半月矣。一夜，行至永阜陵，忽見有人飲泣，方欲詢問，已為彼所覺，不復有聲。君謂曰：「我臨安義士耳，如有同志，可便相見。」其人即出，乃舊守陵使中官羅銑也，手執小竹籬，見君嗚咽流涕，不能仰視。與君握手曰：「彼時我極力爭執，為番僧痛箠，幾斃杖下，左右數百人，更無一言助我，不意塵埃中有君義士。然我每思之，楊髡勢如餓虎，一旦物色此骨，奈何？」君曰：「今四郊枯骸滿眼，取以竄易，誰復知之？」因指竹籬中曰：「吾僅已備之矣。」乃相與斲木為匱，覆黃絹為囊，盡拾其遺骸，各署其表曰：某陵！某陵！藪地以藏，為文而告。大略云：

嗟皇天之不弔兮，使天水之不祚！哀九州之故主兮，不得安其杯墓！豈妖髡之桀惡兮，肆滔天之荼苦！抑世運之陽九兮，鬼神失其秘護？徒使故國之遺臣兮，攀龍髯而莫訴！蒼蒼其如有知兮，擊妖髡以電怒。興亡兮定數，枯骨兮何妒？朝雲兮龍顧，夕風兮虎步，遁藏兮狐與兔。願萬年兮坤維固。

又祭之以文曰：

嗚呼！天柱折，斷鼇之義誰仍？日御傾，揮戈之績孰繼？九鼎去夏，宗社鞠為丘墟；五利和戎，衣裳易為鱗介。想遊魂於萬里，悲隆碣於千秋！此宇宙颺回之日，乾坤霧塞之時也！孰意有楊理真伽者，兇頑孽畜，慈梵罪人，虺蜮為心，豺狼成性。風馬牛之勢即隔，誰為質首之仇？發丘將之志尚存。爰起暴骸之鬻。金椎控地，玉案橫空。血變葦弘，盡作長川之壁；魂飛蜀帝，咸啼異域之鵑。窮泉凍而不流，返照寒而無影。嗚呼！過大梁者，尚佇夷門之想；游九原者，且遺隨會之思。況乎珏等，盡食土之毛，悲寧雪涕；屬含生之類，感詎拊心！痛爪蹠之不存，撫甘棠之猶在。力衰螳臂，欲龍驤而未能；忠切蟻心，睹狼殘之不忍。乃開新局，敢比藏舟。蓋南巡不返，蒼梧棲虞帝之靈；而東狩弗歸，會稽有夏王之穴。哀哉！玄雲晦而荒戍寒，白日陰而平蕪沒。那堪孤壠，厭聽《楊枝》；誰憶幽阡，重歌《薤露》。式陳簞食，伸薄悽以三呼；聊備素醪，庶靈魂之一酌。尚饗！

又於宋常朝殿，掘冬青樹，各植於所函土堆上以志之。作《冬青行》二首曰：

馬箠問髡形，南面欲起語。野麕尚純束，何物敢盜取？餘花拾飄蕩，白日哀后土！六合忽怪事，蛟龍掛茅宇。老天鑿區區，千載護風雨。

冬青花，不可折，南風吹涼積香雪。遙遙翠蓋萬年枝，上有鳳巢下龍穴。君不見，犬之年，羊之月，霹靂一聲天地裂！

復有夢中詩四首曰：

珠亡忽震蛟龍睡，軒敞寧忘犬馬情？親拾寒瓊出幽草，四山風雨鬼神驚。
一抔自築珠丘土，雙匣猶傳竺國經。獨有春風知此意，年年杜宇泣冬青。
昭陵玉匣走天涯，金粟堆前起暮鴉。水到蘭亭轉嗚咽，不知真帖落誰家！
珠覺玉雁已成埃，斑竹臨江首重回。猶憶年時寒食祭，天家一騎捧香來。

越七日，總浮屠下令，哀諸陵骨，雜以牛馬枯骼，築一塔壓之，名曰鎮南。杭民悲感不寧，而不知陵骨之猶存也。頃之，流傳京師，世祖赫怒，械係楊禿，卒死囹圄，凶黨百餘，皆被杖死。福聞逃脫，為鄉夫所屠食。蓋楊禿不道，聞實啟之，獻寺未幾，果

發魏塚，多得金玉，遂起發陵之想，遭禍最慘，受報亦酷，孰謂天道遠哉？是時，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君事者。由是君之義風，震動吳越，而貧乏如故。忽一日，獨坐書齋，有黃衣吏持牘示曰：「王有召！」導至一所，觀闕巍峨，宮宇靚麗，殆非人間。有一人冕旒坐殿上，數黃衣貴人，逡巡降階曰：「藉君掩骸，其有以報。」君乃升殿謁，造王前。王謂曰：「汝受命貧窶，兼無妻子，今忠義動天，命賜汝伉儷丈夫子三人，田三頃。」拜謝，降出，遂覺，乃曲枕几上耳。逾時，會稽治中袁俊齋始至，為子求師，有以君薦者，一見，置賓館。一日，問曰：「吾渡江，聞有唐氏偷葬宋諸陵骨，子豈其宗耶？」左右交口曰：「此即是已。」袁大駭，拱手曰：「君此舉，豫讓不能抗也。」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。禮敬特加，情款益篤。叩知家徒四壁，惻然嗟矜。語左右曰：「唐先生家事，吾須任之。」不逾月，聘婦偶故國之公女，負郭食故國之公田，二事整齊，悉自袁出。袁有詩贈之曰：

故國山河盡《黍離》，一杯丘墓為誰移？

奸僧得志重泉恨，義士偷骸萬古悲！

卻羨子房藏跡處，可憐豫讓變聲時。

揚州多少簪纓冑，只君一個是男兒！

後果獲三子，鼎立頡頏，夢中神語，無一不合。人皆快唐君之報，而亦義治中之舉，兩高之云。

臥法師入定錄

漢沔之俗，其女好游，貴第大家，競以美色相尚，一得嬌豔，惟恐人不及知。每燈夕花晨，士女歡集，稠人廣坐，臂接肩摩，恬不為怪。及歸途，必舉所見而品題之，某為之冠，某為之次，欣喜豔羨，踴躍交口；即其丈夫聞之，亦以受知於人為慶，且自誇獨得美妻焉。至元、至正以來，此風益熾。

原上里有鐵生者，娶妻狄氏，美冠一城，每出遊，所至聞啾啾聲，無問識與不識，皆就生熟視曰：「爾何前緣，獲福如是！」或就以酒餽慶之。故生出，不持一錢，而每醉返。傾城內外，莫不識鐵生，而覬覦之心，無不有也。顧鐵本巨族，且獷悍，人以故不敢嚙。同里有胡綏者，其妻聲聞，亦亞於狄。生遂結交於胡生焉。嘗謂狄氏曰：「人言汝為色魁，自我視之，胡生之妻，當不汝讓也。吾何術以通之，死且甘心焉。」乃自就胡綏，沉酣於酒，傾囊倒篋，奉以為歡。胡亦時與往來，通齊無禁。里中惡少，歌姝舞姬，無不畢集，淫褻之事，妖冶之容，目送心挑，靡所不逞。二人之妻，亦各於簾瑣中窺覷以為樂。生自念庶幾一遇。而狄氏每出簪珥，佐其歡會，生大以為快，而不知狄氏之屬意於胡也。已而胡綏果通於狄氏，狄氏愛之，過於其夫，而生不覺也。生家本饒裕，侈有田園，乃悉變遷以供貲費，所得之直，什無二三，而狄氏從中又匿其半。訪有名妓，故令生從之游，間出所匿以資之，生大喜過望，或旬月不歸，而胡與狄因得暢意為樂，生反以為妻之賢，能不妒也。狄氏巧為珍饌，以餉胡綏，烹鮮刺肥，日費不貲，而生適自外至，則詭謂曰：「邇來齏鹽自甘，今日之設，與子聊歡娛耳。」生信之，且喜。或杯盤已狼藉，而生突歸，則曰：「某親畏汝強酒，逃去矣。」生亦不問。生或與狄氏促膝對飲，未過三酌，而軒然熟睡；胡綏即出，冠其冠，衣其衣，與狄氏笑語終夕，而生頗無聞也。蓋狄氏預釀惡酒以醉之，其方出於胡，屢試屢中，故每當生卒爵時，胡已於幃中招狄氏矣。生墮於計，久而不悟，屢有聲跡而不疑，如是者累月。

一夕，生偶小恙，臥室中，而胡不復顧忌，出入自擅。生忽覩見胡，不覺怪問，狄氏與婢，皆佯為不知。生曰：「適所見，頗類胡生。豈病眼模糊，見鬼物耶？」狄氏曰：「汝心熱慕其妻，故恍惚遇之耳。」生前直衝而出。生失聲，大叫：「有鬼！」以被蒙頭，涕泣求生。急召師巫，為之禳祝，而病日有增矣。去原上百里，有了臥法師，號虛谷，戒行為諸山之冠，乃以禮請至，建懺悔法壇，以祈福庇。是日臥師入定，過時不起，至黃昏而後甦。歎曰：「異乎！鬼神之間，審於陽世，予得聞所未聞也。」眾諦問之。曰：「予始行，見土地，適遇鐵之先祖繡衣公亦在，訴冤云：『其孫為胡生所害。』土地自以職卑，教之曰：『今日南北二斗會降玉筭峰下，可往訴之。』繡衣公邀予同往，至則見二老人，一衣緋，一衣綠，對坐奕棋。予二人叩首仰訴，久之不應。予二人益堅。奕罷，衣綠者慨然歎曰：『吾怪世人謬妄，不意儒者亦然。世謂吾等降生注死，可以延年益壽。夫天下不知幾千萬人，古往今來，生死代燼，不知幾千萬世。果如世說，死生有簿，福祿有籍，則雖設幾千萬員役，亦不足以治事。天上之勞，豈不過於人間乎？蓋天非他，理而已矣。福善禍淫，理之可信者也。栽培傾覆，人之自取者也。爾名世儒家，乃昧自取之理，為無益之求，可不為太息哉！』繡衣公曰：『世說之妄，敬聞教矣！然天之生人，使無一定之數，則何以言有命？今有童稚之日，而鬼神預定其科名；當少壯之時，而推算可決其壽夭。若此之類，抑何說歟？』緋衣者曰：『嗟乎！此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。夫萬物有終窮，豈以人無定限哉？然有大限，無小限。大限者何？如富貴之不終貧賤，福壽之不困災殃，此數之一定者也。若夫富或為貴，貴或為富，或有爵而無嗣，或多子而短年，或豐於壽而吝於財，或蹇於前而亨於後，得此失彼，補短截長，隨遇而移，因時而變，則有千態萬狀，莫之端倪，而未嘗膠於一定也。蓋祿位名壽，皆謂之福；病苦死傷，皆謂之災，豈若世俗飲啄前定之謂哉？子獨不見風之送落英乎？或拂於簾櫳之上，或墮於冀囷之中，其清濁大較然也，而風無心。至若均之拂乎簾櫳，或見貴於騷人，或見棄於俗子，或空院閒庭，而俱泯其賞棄之跡，此皆既落以後，事物不得自主，曾謂風得主之乎？是故窮鄉深谷之人多壽，都邑城郭之人多顯，郊野田畝之夫多勤，詩書禮樂之胄多秀，遇之所使，習之所致也，豈命限之乎？乃若鬼神之靈，卜算之智，不過能前知其當然，非能預定其已然也。世說矯誣，皆云由命，遂使驕蹇者曰：命在我矣！暴棄者曰：其如命何！其為害世，豈淺淺哉？爾孫不肖，有死之理，以吾度之，爾為名儒，豈終絕嗣，爾孫不死，可必也。彼胡生者，不受報於人間，則受罪於陰世。蓋天之生人，初本無意，既生之後，善惡始分，乃有報應陰官之置，正補陽世之不及耳。子且歸，胡生自有主者，何庸仇之哉？』語畢，又顧予曰：『吾與爾，非有緣不遇，寧無一語以詔世人。昔人所謂惜壽惜福之說，則誠有之。譬之世人，有有錢□貫，有百貫，又有千萬貫者；奢用之則千萬而不足，儉用之則百□而常存，此理之可信者也。可為世人道之。』言訖而去。予莊誦其言，不敢遺失，豈不異哉！」於是眾共賀鐵生之必起，快胡綏之必報。未及期年，胡病腰痛，旬日，癰疽大發，醫者以為髓竭無救。既死之後，妻女皆淫於人，為鐵生之報。而鐵卒無恙云。

丁縣丞傳

宣德中，有丁縣丞者，三吳宦家子也。幼時，以貧人為上舍，後官至京縣之丞，人忘其名號，即以其官呼之。丞家本富厚，性復豪爽，當未入選之時，數數往來京師，好結交權勢，不事生業，家頗凋零。

一日，以事赴燕，道出京口，將買舟北上。偶大雪紛霏，路途凜泥，寂無飛鳥，豈有行人。丞自念韓退之藍關遺上，當不過是。因朗吟「雲橫」「雪擁」之句。忽後有人呼之曰：「韓公緩轡，湘子來矣。」丞回顧，見一僧，孤身騎行，神清氣爽，雖寒風削骨，而精采瑩然，知其非常品也。乃與之並騎而行，各道姓名、鄉里。僧亦欲覓舟赴都下者。丞喜得僧為伴，僧亦慕丞名家；道里既同，性格相似，遂相契合，因共一舟焉。饗飧之費，皆丞給之。晝則聯席，夜則聯榻，各罄所懷，披肝露膽，每恨相見之晚也。同舟月餘，情好日篤。不一二日，可抵都下矣。僧囊二百，將營辦某事者，至是開囊示丞，與之商度。僧無纖毫忌，而不虞丞之心動也。丞心念一入都城，費且不貲，彼之囊橐，非盜即奸，遂起劫財之謀，不顧殺身之怨矣。夜半風發，舟行如飛。僧起解溺，丞於暗中排之入水，急呼救人，已失故處。丞亦大悔，溯流尋覓，竟不可得矣。舟人不知僧本隻身，又不料囊中有物，事遂隱秘，人無知者。惟丞獨心歉焉。夢寐之中，恍惚如見。期年之後，遂染沉疾，精神消耗，眼力昏花，向左見僧在左，向右見僧在右，閉目則暗裡成形，飲酒則杯中現影，頃刻顧盼，隨處與俱。丞不勝慚懼，與妻子訣曰：「吾其死矣！吾平生無一事欺人，止於

世上，負此一僧，今且暮為崇，吾豈能久存乎？」又囑其子曰：「爾慎毋一念虧心，三尺之上，蓋可畏哉。」丞之子，年□六，而性至孝，一聞父言，願以身代。舍旁有武安王祠，素著靈異，子號泣拜於祠下，祝曰：「父命在旦夕，若果因負僧而致，某請身抵，丐父餘生，幽冥有知，報應既已不差，抵償亦可相准。」祝畢，叩頭出血不已。如是者數日。一日，有僧款門，求欲見丞。闔人以病篤為辭。僧曰：「吾正為病來。」其子趨而迎之，語之鬼故。僧曰：「吾正為驅鬼而來。」引至牀前，乃舟中墮水僧也。丞惶恐驚駭，顧其子曰：「每日我獨見之，爾輩不見，今白晝露形，吾得無已死乎？」僧大笑曰：「非也！君豈真病，吾豈真鬼耶？曩日舟中之別，幸識水性，實能不死，匍匐抵岸，乞食為生，因山河路遙，未能猝至，逗留采石磯，宿武安王廟中，夢神呼曰：『丁生已悔，其子又孝，急往救之。』是以兼程而進，不虞君之病亟至此也。」丞瞠目視之，即於枕上叩首，泣曰：「吾以為平生負此一歉，死有餘辜，今君有天幸，是使我得報君，補此闕失，而可長笑入地矣。」因令其子括囊罄篋，償其母金，而厚加以息。僧負囊而去。丞亦安心焉。自是遂不復有見，而病日痊矣。後入選，三任為縣佐，所至以清白稱。嘗為人道其詳，曰：「吾每以此自箴焉。」